

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



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

主 编：周溶泉 徐应佩 姜光斗 顾 启
责任编辑：陈咏华 郭济访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45号内）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排 版：江苏新华印刷厂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江苏泰州人民印刷厂

787×1092mm 1/32
30.25印张 7插页 870,000字
198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60,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27—6/Z·4
定 价：12.95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凡 例

一、本辞典精选历代(自上古至清朝)二百七十二位诗人的名诗六百八十首。

二、本辞典怨、趣、怪三部分，除怪诗中的“形异”部分外，其他入选诗作的排列，大致以诗人的出生先后为序。

三、入选诗作均有版本依据，以通行本为主。

四、入选诗作中的词语注释，以及诗人简介，均在鉴赏文字中进行。

五、本辞典使用简化字，有可能产生歧义时，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序

在文学分类中，以某一体裁为范围并从审美范畴角度出发来建构一种新的体制的鉴赏辞典，据我所知，截至目前，似乎还没有。也正因为这样，江苏文艺出版社最新编成的《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的出版，就使人耳目一新，有石破天惊之感。

在眼下，她确是一部“人人笔下所无”的辞书。但更重要的还因为她又是一部“人人心中所有”的辞书。一切文章的真实价值，归根到底，在于集中反映和尽善尽美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合情合理的精神渴求，而这本《辞典》之所以可贵者，也正是因为她不但从审美范畴上构思，还能深切懂得在中国这一个古老诗国中，真正能反映我们民族思维和文化特征的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怎样经过长期历史的积淀和古代诗论家的概括，从而凝聚为比较有涵盖性的审美范畴的。

抓住了这本辞典的怨、趣、怪三个具有关键性的范畴，人们就懂得中国诗歌思想史上的审美特色，懂得中国诗歌的文化大背景，懂得中国古代诗人受一定文化熏陶而形成的气质、风度；当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如何体贴入微、设身处地地去鉴赏那些反映古代诗人气质、风度的诗歌作品。

不管人家信服与否，我总是近于执拗地认为这三个审美范畴，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的心理状态和古代诗歌的气度、韵味。有了这一部《辞典》在手，你便可以从中听到历代诗人以不同个性的独特音调唱出的时代和声；体验到怨、趣、怪的同

中有异，从而揣摩其韵味，掌握每一篇作品的艺术特色。这样，你的精神世界就丰富了，知识就开拓了，艺术判断力就增强了。

正如“前言”所说，这部《辞典》为人们展开一个古代文学的画廊，但我还感觉到，这又是一部古代文人心灵史的画廊。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克斯说，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灵魂史；而以“怨”、“趣”、“怪”作为三大坐标来引导读者用“思想的脚步”在画廊上展开沉思，那么对“灵魂”的体会就不仅仅限于每个作家个体，将更能因小见大，展示出中国大多数文人“灵魂”的群体，甚至于是为大多数读者所关心的民族灵魂的特色。

如果没有把握“怨诗”的“怨”，人们就无从理解作为长期封建社会给古代诗人带来的忧患意识，就不可能认识从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到韩愈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以至于刘鹗怀着满腔悲慨大谈其不同文人有不同文人的“哭泣”，而“哭泣”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苦闷象征”的文学。

如果没有把握“趣诗”的“趣”，人们就无从理解中国文人尽管有着忧患意识，但却善于排遣。他们借助于自我超越精神，从自身以外求得心灵的充实和慰藉；于构思则机心独运，于诗风则庄谐杂作；既可以用讽刺之言发悖理之趣，也可以纵恣佻狂，在诙谐幽默中解放性灵。

如果没有把握“怪诗”的“怪”，人们就无从理解作为封建正统清眼中钉的异端意识，也无从理解以纵恣之态出新的前辈的创造苦心。我们这古老诗国，历史悠久，遗产丰富，构思、技法的创新也真是五花八门、争奇斗巧：或而以章为怪，以句而怪；以字而怪；或而以意而怪，以音而怪；或而以构思怪；或而以境界怪。说来有趣，这里面有不少是和今天的现代主义或近代美学相通的。说明怪诗之“怪”包含着一定的推陈出新、

老树新葩的意味。历史上有许多新生的艺术形式,当它们脱颖而出时,对那些习惯于故常的审美规范的人们来说,往往是看不顺眼的;然而其中有一部分艺术手法却的确富于生命旺力,完全有可能从一棵嫩苗变为参天大树。刘勰有一句话说得好:“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文心雕龙·通变》)这说明适应时代潮流,必须果断而不容踌躇、胆怯。

《辞典》的主编不仅能从中国大量古诗题材上抓住“怨”,从意境上抓住“趣”,还能从诗歌的创新角度拈出“怪”字。从纵断面说,这是概括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美感的基本特征;从横断面说,这又是把美感性质特征和美感心理状态提炼为审美范畴。尽管一部诗歌鉴赏辞典无需建立什么美学体系,然而主编者却居然能惨淡经营地给我们建构了这一列别具匠心的、展示了“怨”、“趣”、“怪”的审美情调的“画廊”,让我们从“怨诗”中体验到诗人的自我净化亦即亚里斯多德说的痛苦之使人“净化”;从“趣诗”中领会到诗人的自我愉悦,从而获得席勒所说的以文学作为“游戏的材料”(《审美教育书简》),寓教于乐,达到辛稼轩所着意陶冶的“人间哀乐转相寻”的境界;从“怪诗”中理解到我国古代诗人醉心于“大写意”手法,以怪求真,重神略形,力求样式的创新的“别裁”旨趣。归根到底,也还是让我们在有感于石破天惊的同时,看到脱然町畦的诗人在艺术形式上的自我超越。

自我净化,自我愉悦,自我超越,这三种艺术功能的揭示,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在历史大潮中进行搏击的心态凸现。

这些纷纭多采的心态,已经被参加《辞典》赏析撰写的同行们运用其生花之笔,准确地、鲜明地、生动地、分外亲切地钩画和描述出来了。现在,就请广大读者来细细品尝吧。

吴调公

前 言

● 在卷帙浩繁的古籍中，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大量的怨诗、趣诗、怪诗会涌现在眼前，可以说是众彩纷呈，目不暇接。于是，我们的审美视角注意到这个方面，思想的脚步走进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画廊，去寻找、搜集、取舍，然后一一加以鉴赏，编撰了跟大家见面的《历代怨诗趣诗怪诗鉴赏辞典》。

● 言愁写恨是为怨，玲珑巧俏是为趣，反常生姿是为怪。一怨二趣三怪，在古代诗词及民歌民谣里屡见不鲜，从某种角度来看，就一定范围观之，它未尝不是一部中国古代诗史的概括。随着时代的连续更迭变易，构成了漫长的兴废存亡的历史；而在历史的书页上，借着墨气四射的诗篇，记录着各个层次的人物缘自不同的遭际，汇诸多辛酸和愤懑凝成怨的事实，其怨诗的面广量大，不说车载斗量，也煌煌可睹！古人作诗，讲究诗艺。不管是直抒兴会，寄托性情，也不管是委婉运笔，由形表意，都颇富诗趣，美不胜收，称得上缤纷绚烂！传统诗法的有意打破，从不常见处另辟诗径，创奇出新，有险调异格，能超凡越俗，怪得境意俱佳，还怪得语硬字奥，辉光闪闪！怨哉，趣也，怪矣，在古代的诗库中，比比皆是！

● 一个人终其一生，不可能无怨。其怨均打着时代的烙印，是对现实深深不满的折光，是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没法取得平衡的发泄。请看：

后宫怨。多少嫔妃富女红颜薄命，或因姿美入宫，后年打

发着枯涩的岁月，青丝换成了白发；或因色衰爱弛尝够了君恩中断的苦水，在幽深阴暗的冷宫流泪叹闷；或因争宠挫败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发出了如泣如诉的伤感；或因宫墙深院的森严而不敢言语，忍受着精神的无穷折磨。她们怨不尽，愁无极，一任青春虚度，莫可奈何！

闺阁怨。深闺女子独守空房，寂寞难耐，有的思念远戍边陲的丈夫，有的盼望久旅不归的夫君，有的怀想热恋难继的恋人，她们深处闺中无心画眉敷粉，无兴观赏良辰美景，在离思萦绕，别恨缠绵中哀怨妙龄的流逝。无论是高门达户的闺秀，也无论是平民百姓家的少女少妇，都表现出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苛政怨。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压在广大人民头上的徭役负担之重，大小官吏敲诈勒索黎民的名目之多，致使国中怨声载道，诅咒横征暴敛之声不绝于耳，阶级矛盾何其尖锐！

贫贱怨。时局的混乱，政治的黑暗带来了人民生活的贫困，且不说荒年饥馑，无以为食，即使是丰收之年也还是糠菜果腹。如果碰到了天灾，再加之战火遍地，那更是民不聊生。知识分子穷愁潦倒的不在少数，栖身难抵风雨的茅屋者有之，为缺衣少食愁倒者有之，欲求生存而漂泊四方者有之……。人们在呻吟啼号，挣扎于生活的海底怨苦忧伤！

离别怨。离愁别恨，是朋友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送行之际或分手之后所流溢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或在都门折柳，兰舟催发时表现出来；或在凭栏望远，朝朝暮暮间显露出来；或在征人思妇游子念乡里倾泻出来；或在贬逐忆昔，异地怀旧中宣示出来。由于人事淹蹇，音书滞阻，相逢无望，怎得不怨情难已！

仕宦怨。仕途多艰险，有志难伸展，这是在官场角逐中败

下阵来的人的悲鸣。君王昏聩，奸佞横行，自然贤才就遭到埋没，庸才便窃据高位，于是不少人宁愿混迹仕林，只得遁世匿影，但却忧国伤时。还有人尽管具匡时济国之心，然而不为当世所重，不是被恶势力排挤横遭贬谪，就是被诬获罪终生啾冤。他们为国运难扶痛心，亦为自己不能竭忠尽智愤慨，哀怨沉怨，溢于言表！

羁廉怨。中国历代的民族英雄画册上，一个个正气凛然的人物形象，光采照人，名垂千秋。他们虽身陷囹圄，但坚贞不屈，没有辱志丧节，只怨事业未竟，壮志未酬。有的人因触忤最高统治者下狱而成了“南冠”、“楚囚”，表清廉高洁之德行，抒受谗含冤之怨情。他们在言论上受压制，在政治上不得意，心潮难平！

亡国怨。家国残破甚至沦亡，有谁不思念故国而生黍离之悲，又有谁对君王的荒淫失国不怨深恨切！曾是一国之至尊的亡国之君，见流水不返，落花已尽，不禁对失去的天堂昼思夜想，万感萦怀；而今成了阶下囚，今昔对比，不啻霄壤之隔，如何不引起无穷尽的伤痛，沉哀怨极！

千古怨。大凡某人辞世后，生者悼亡，其情既真且深。有盛年丧偶哭丈夫、哭妻子的，有为含恨而终者鸣冤哭挚友的，有怀念故交哭相识的，有痛失同胞哭妹妹的，声声吐怨，哀哀动人！

●清代黄周星说：“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辄曰‘有趣、有趣’。则一切语言文字，未有无趣而可以感人者”（《制曲枝语》）。看来，诗人作诗颇重诗趣，舍此讽诵吟咏便觉无趣，味之生厌。诗趣最突出的为：

机趣。诗人机心独运，作精妙的构思，能显示出高超的智慧，使人从其作品中，有用潜台词引导读者去发现之、咀嚼之、

有用新颖独到的设喻之巧比的；有用回文、重叠、顶真及藏头字等格局之巧构的；有用乏味的数字织成诗篇而臻卓然独造之巧连的；有用对仗使语意秀拔之巧对的。所有这些，都能激发读者欣赏的兴致！

谐趣。庄谐杂作，幽默风趣，而且语言犀利泼辣，讽刺性极强，是这类诗的主要特色。它奇味可赏，令人解颐！

傻趣。故作憨态痴语，不合常态，亦违常情，然而这反而显出超越常态的饶有别致，突破常情的真实可贵。象这种表情达意的诗法，给人以特殊的感染力量！

稚趣。根据儿童的心理、感受、直觉等等，描绘他们朴拙巧俏的心态，塑造他们幼稚可爱的形象，读来令人发笑，而又让人笑出愉悦！

意趣。它在意念上横生妙趣。有的是出语荒诞，不合理却合情，无理而妙；有的是改变了自然形态，或静物动化，或自然物人化，超人意表，逗人乐趣。“无理”与“变形”，往往显得突新奇丽，以想象去作客观事物的重新组合，奇趣陡生！

理趣。“议论须带情韵以行”（《说诗晬语》），诗中说理，要使“理”情化了而后才会诗化，产生出别趣。诗人写景抒情，构成意境，本无意于说理，可是恰恰道出了哲理，使理语、情语、景语熔为一炉，此谓形中见理；凭借具体形象来说明道理，做到理由形出，此谓因形说理；以理语来发感慨，理不离情，情理并茂，此谓情中有理。这种诗晓之以理是建筑在动之以情的基础上的！

●作诗以怪出新不易，以怪而成佳作尤为不易。怪诗之所以称“怪”，就在于它创体、立意、造境、用语等与常规相殊，不常写，亦不常见。例如：

《内赠》。这首诗与其他赠诗不同，有屈曲成文的盘中诗；

有藏诗数千首于纵横排列之中的璇玑图诗；有用一字句逐渐递增至五、七字句的宝塔诗；有通篇韵脚用一个字的同字韵诗；有要求两句颠倒成文并且押韵的倒韵诗；有挨次一问一答到底的问答诗；有提出一系列问题而无答辞的问难诗；有以“了”、“噫”“兮”一贯始终的语气诗，真是五花八门，无怪不有！

音拗。在语言上拗折生涩而散文化，读起来佶屈拗口，句式长短不齐，参差历落，但它却另具怪味，供人品嚼！

义晦。有些诗“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王国维：《人间词话》），往往把浓烈的情思隐藏起来，看起来好象杳渺莫测，实际上却有端倪可寻，寓“不隔”于“隔”之中，也就是用一些片断的意象，借助形象的联想来寄寓和暗示某些微妙的情绪心理与未直接形诸于字面的人生体验。这样，介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形成了朦胧美，有着纡回见怪的体势！

象奇。它给人以诡奇雄肆，脱俗绝响的总体印象。推到读者面前的景象，光怪陆离，从走笔纵恣的铺排中，可赏其洋洋怪观！

思诡。诗思脱颖而出，想象奇特诡谲，甚至有着超现实的神话色彩，虚幻空灵，玄秘异常，怪气充溢。有的诗，思维方式怪不可言，那只求早死的人生逆反心理，那看破尘世的特异精神状态，均出人意料，又情在理中！

语僻。生僻的语词与流转的韵律揉合，耀出奇光异彩。有的诗语言简得不能再简，寥寥数字，藏意繁富，初读不知所云何事，细察可知事牵意涌，堪称一怪！

● 要叩开文学鉴赏的王宫之门，就要让思想流入艺术审美的长河。对于本辞典中所展现的诗歌创作的历史信息，我们力求在不离开原有形象的前提下鉴赏评析，但同时我们也强调个人鉴赏时的审美自由，作出可以延伸和扩张艺术空间的解释。

● 近年来,新诗创作富有蓬勃的生机。我们在进行怨诗、趣诗、怪诗鉴赏的过程中,发现当今流行的由写形到写意,由状物到象征,还有时空交叉、意识流动、幽昧朦胧等等的手法,早就在我们民族的土壤上生根开花。多读读古人的作品,才知道新的诗歌手法与潮流,倒也不纯是从国外传来的,另外更不见得就是目下才崭现于诗坛的。当然,这些手法有新的发展,然而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难道从前人的诗歌中不能获得新诗的借鉴吗?

● 我们自知学识浅薄,要在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诗歌中精采博收,编撰出一部很为理想的辞典,尚感力不从心,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正。

编者

责任编辑

陈咏华

郭济访

责任美编

护封环衬

速泰熙

封面设计

卢浩

吟梅圖
古鑑遺墨元收唐人畫卷五卷
陳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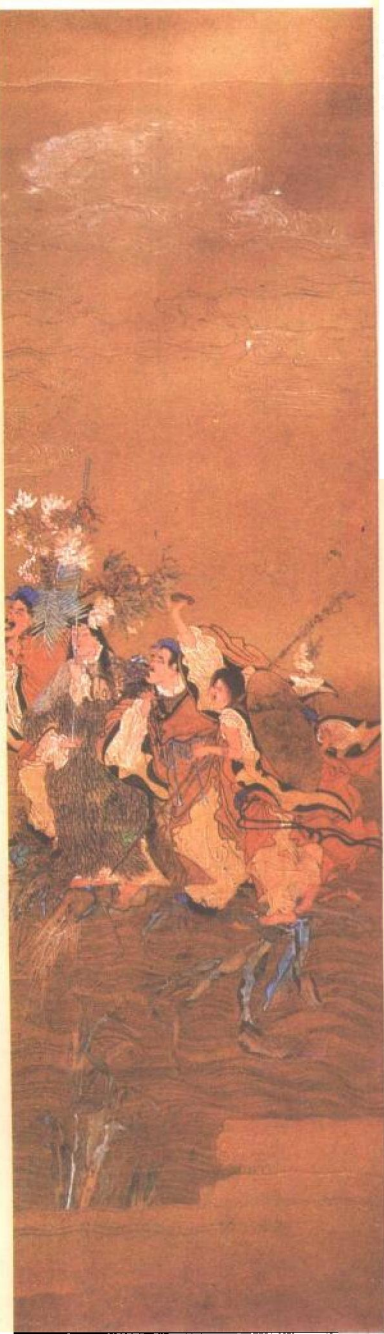


吟梅图 (明) 陈洪

瑶宫秋扇 (清) 任熊



群仙祝寿图(局部)
(清)任颐



鸡雏
(清)朱
耆

